

臺語文學創作獎  
散文

王永成  
〈白頭鵝仔〉



作者簡介

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，南華大學宗教學碩士，筆名王羅蜜多。捌得過臺灣文學獎臺語文學新詩、小說創作獎，出過九本冊。

得獎感言

臺語文學這馬愈興愈旺矣，毋但創作更加多元化，臺語作家也加添足濟少年人，誠好！向望逐家四常交流、相恰研究，共臺語文學揀上新時代的新境界。

評審短評 / 王昭華

詩恰小說掠外，就是散文矣。今年臺語散文進入複決審的10篇作品，臺文表現攏有到分，不而過猶是加減有一屑仔華文的瑕痕。10篇內容方向不一，2篇論事說理，語言的政治認同恰動物保護，攏是目今真切要的議題；地誌遊記1篇，寫離島海景；總是，數念親友的題材也是占較大面。

得獎的〈白頭鵝仔〉，哀悼一位過身一冬的畫家好友，二十外年的交情注入文字，拈幾段故人癡狂的心適代，恰插伊對創作的見解，「音容宛在」毋是寫佇輓聯的成語爾，一篇散文嘛通寫甲「音容宛在」：臺文書寫才袂走去的「音」，予不在的故人會當一直「在」。

若一部運鏡風格勻勻仔是的電影，〈白頭鵝仔〉是一首輓歌，悲傷厚薄節了誠拄好。對夢中的白頭鵝仔，到性命紀念園區的白頭鵝仔，是窆一个圓，嘛是窆一字零。



## 白頭鵠仔

光顯顯的月光暝，天邊規群星寬寬仔墜落去，一粒、兩粒、三粒……猶袂算清楚就攏無去矣。

「換你畫啦！」H左手黠我的肩胛，正手捧一杯酒，酒芳衝甲規四界，彼是伊叫三八仔（酒精38度）的金門高粱。

敢若是佇in厝的畫室，阮共一捲宣紙裱開對內底沓沓仔摸出來，一人畫一尺，十外歲的土狗仔Puru佇邊仔金金相，直直吠。

無佻久畫甲盡尾矣，拄好摸來到老蘋婆（phîn-phông）樹跤，H喝講落款頓印仔。窮實是嚇甲茫茫矣，所落的款攏無啥成字。

英雄一隻頭殼心白白的鳥仔對樹頂飛落來，左爪正爪搵印泥，頓兩個紅記記的印號，翹股pi-phiak叫閣飛出去矣。

「有頓就是無頓，按呢，省事啦，來來淋酒淋酒。」

我擡頭看，H的頭殼額牽三巡，喙齒閩兩縫，那笑那霧去霧去……，原來是咧陷眠。

H已經過身一冬矣，伊比我較少年較勇健，爲啥物遮爾早就過身去？我仙想想無。有一段時間，我誠是無心思做工課，一寡計劃佢答應的邀稿攏先暫且按下，腦海中伊的形影直直轉蕙，一直甲半冬後才沓沓仔回復精神。

無講無但做這個夢代表啥物？我學佛洛伊德的方法來進行夢境分析猶原想無，毋過頓印仔的鳥仔彼片白雪雪的頭毛，真正足成H的頭殼心彼撮。

飛去矣，阮二十外年的交情敢也飛去矣，壁頂一幅伊的圖，細細張仔，紙頂畫的親像飛龍機，也足成順風展翼的鵠鵠（lāi-hioh）。下面干

焦押日期無寫名字，毋過筆畫真正無限嬌。

「4月26，這敢是……敢是伊的忌辰……？」愈想愈有影，翻手指簿仔看覓，果然對對無母著。今仔日竟然是H的週年忌辰。

哪有遮拄好的代誌？我掣一趖，趕緊起來洗手面，今仔日定著愛來去看伊。

早霧沓沓仔散去矣，我紮一本經冊，一本詩集就迺上紅色的SUZUKI老羚羊，騎向南雄路，這是一條大目降往關廟的縣道，較早是旺嘎嘎的老土樣仔排雙排，樹欖頭磕頭手牽手的綠色磅空，十外冬前道路拓寬到甲賭無幾欖矣。不而過，路邊金黃紅綠相摻的王梨園煞光顯顯現出來。王梨是關廟名產，毋過佇這個所在，H並毋是王梨王子，而是鄉親攏毋知影的大畫家。我逐擺若講：「先知佇故鄉是寂寞的。」伊就幹（kàn）一聲，繼落哈哈大笑。

我扞羚羊的兩枝角，出力共油門摧落去，毋是咩咩吼，而是吭吭（khngkhng）叫，H若淋酒醉予我載的時陣，定定講羊仔淋汽油淋甲聲粗去啦，聽我這隻淋高粱的按怎叫，煞落就咩咩，予我笑甲擋袂牢，伊是遮爾仔心適的人。

這陣羚羊的血氣佢叫聲灌落我的腹內矣，路邊當搶市的金璇王梨直直霧去，一大面幼麵麵平坦坦金黃帶綠的色水，親像看著H的大幅圖。這種無明顯形體的畫面，定定予我看甲楞神楞神，規身人陷入去內底。

二十外分鐘入關廟市區矣，過兩條街來到一个「塗窠雞」大看枋頭前，才七點外爾爾，芳貢貢的雞已經吊規排，頭家娘共我頓頭微微仔笑。

H倚家就佇邊仔的小巷內底，一間規百冬的老厝竈（tshāi）佇草埔仔正中央，雖罔干焦一樓坎瓦，毋過逐時整修顧甲誠四序，尤其大門頂頭彼字金色的「黃」，不時拭甲金燦燦。

H過身矣，伊阿爸前幾冬往生，阿母這陣也失智去躡安養院，規間



厝無人躑，埕斗的草埔佢後面的花園攏拋荒去矣，毋過看起來最近有剷（thuánn）過草，應該是躑屏東的小妹佢妹婿假日轉來整理的。

踏佇草埔仔頂，我影著兩跡有挖過的痕跡。彼是一个清明節進前的暗時，我佢畫廊頭家D，女醫生畫友F來遮聚會，伊淋過一研三八仔，開始現出四海漂撇的本性。

「來來，草埔仔下面有幾若件林蕊的石雕，隨人挖一件提轉去。」

彼是伊的收藏品，阮三人相看歹勢下手，伊煞提塗鋤（thôo-tshiah）出來，閣講兩、三擺，誠是堅持。落尾D挖著猴，F挖著雞，我挖著豬。

「誠好誠好！」H閣淋一喙酒：「明仔載會使提去拜拜。」

「啥？雞佢豬猶會使，猴袂用得啦！」

「雞佢豬用來拜祖先，猴是予祖先拜的。」

H哈哈大笑，額頭攝（liap）幾若巡，頭殼心彼撮白毛顫咧顫咧，阮逐家也笑甲攪腹肚。想著這起事，我喙角微微仔翹，真想欲笑閣笑袂出來。

伐過草埔仔，後角彼間舊瓦厝就是伊的畫室，無透明的玻璃窗關縲（ân-ân），枋仔門掛一个小銅鎖。畫室邊仔彼穢蘋婆剪甲變一丸，毋過油綠綠的大樹葉原在旺嗶嗶、金燦燦。

較早伊的畫室並無咧鎖，窮實鎖頭圈（khian）仔是用來liú狗仔索的。伊便若出門，就共Puru綁佇門口顧畫室。

我恬恬倚佇樹跤，閣想著彼个親像「荊軻刺秦王」的場景。

有一瞬我閣去伊的畫室，遠遠就問講足歹彼隻烏狗有綁好勢無，伊應講有。無疑悟我一行倚去，Puru隨擲過來，齷齪尖利的喙齒直直向準我的大腿，害我驚甲槓穢婆樹走。彼个場景，我走進前，Puru綴後面，H閣綴Puru走，槓欲十外輒才摸著狗索。半瞬一點矣，人叫狗吠大細聲，厝邊隔壁的電火攏光起來。

伊總算摸著狗索，共關入去頭前間的客廳矣，我胸坎掌掌咧才入去畫室。H較緊泡好茶予我暫驚，煞落閣去mooh一座林蕊的牛頭大石雕欲予

我架跤。想袂到重錘錘的石雕雄雄遛（liù）手，煞硃著伊的跂指頭仔。

俺娘喂，H哀一聲，煞換我來共抹藥仔安搭矣。不而過，文人藝術家處理這款代誌，會有特殊有創意的辦法。

「來寫一張『不痛帖』保證有效。」

H感覺有理，繼落我磨墨伊寫字。伊的字佢圖全款，形體無清楚，毋過文雅閣嬌氣。

「不痛帖」寫了果然袂痛矣，真正比符仔較有效，兩個人就閣繼續淋落去。

伊共「不痛帖」送我收藏，是我非常珍惜的藏品之一。另外一件是畫室厝蓋落落來的四角形紅瓦，伊佇頂頭畫山水圖。最近若提出這兩件，我就看甲親像墜落烏墨墨的深井，足久peh袂出來。

H，藝文界認定你是「府城狂人」，關廟一寡鄉親講你是天天醉的「酒控」，毋過佇我的心目中，你是無追求名利，正港的藝術家。這陣，你的肉體佢佇故鄉的名聲攏袂痛矣，就親像「不痛帖」所寫的。

蘋婆pi-phok叫，猶閣落兩三粒，我擲頭看樹尾，並無夢中頭殼心白白的鳥仔，毋過目矚直直霧去，竟然看著H佇天頂茫茫的煙霧中行踏，干焦看著鞋仔無看著跂，伊喙內話話唸：「畫圖就是無畫圖，抽象窮實是有象……。」

老硃硃的Puru干焦看著頭無看著身軀，也綴伊後面，對南片一直去……。

愛閣起行矣，我共安全帽戴起來，籬笆頂紅記記的吊燈籃仔花直直幌，百年老厝佢畫室的形影攏幌入我的頭殼內，SUZUKI老羚羊猶閣吭吭叫矣，H的骨頭焮埋佇落南五公里外的性命園區，彼是伊另外一个性命的開始。

南方，是H四常掛佇喙邊的話語。伊佇大學美術科出業無偌久，就



連鞭得著雄獅美術獎、隔轉年閣著中華民國現代繪畫新展望獎，經過無幾冬，李仲生基金會頒予伊現代繪畫新創作獎。連繼的重要獎項，引起藝術界俗畫商的注目，臺北的誠品畫廊隨共辦個展，而且收藏一大批作品，閣簽規年的創作合約。

躑佇島嶼南方關廟，H無佸久就邀集一寡臺南、高雄的藝術家，推出「南臺灣新風格展」。展覽連繼辦誠十年，H成做南臺灣新藝術的重要推手。

老羚羊吭吭叫，參濫南風滾絞我的記持，二十外年的好友，做伙褒做伙批做伙哭做伙笑，這馬親像charge歹去，馬達四常發袂去來。想著遮，老羚羊煞雄雄定去。

閣再重發動催油落南，無佸久幹入一條農路，這是我參H嶄然仔熟的路，因為附近有阮共同藝術家好友K的畫室，伊的畫室是廢棄的雞牢仔改建的。

農路邊相繼一大片的稻仔園，這陣一期稻作已經開花吐穗，油門催落，速度拖動空間，青綠綠黃錦錦（gîm-gîm）的色水直直延落去，耳邊也彷彿聽著H的話語：「這幅圖的底色薄縹絲，攏總漆七擺。你看，優優綿綿綿。」

這是咧介紹伊予誠品畫廊收藏的三百號大張圖。遐爾大的畫面，綿綿純純的色水，無張持捫（hiu）著的一層仔烏點，敢若指頭仔有意無意捫（huê）過的一眉仔白痕，非常稀微，也嶄然仔飽瀕，這張圖號做「麻雀與白頭翁」，有一寡藝評寫伊是禪宗，伊全然否認。

我巡過伊各年代的作品，四常有飛行的意象，尤其號做「旋行的孟鳥」的上濟。孟鳥是山海經中的玄鳥、鳳鳥，應該是伊對家已的向望佻想像。

毋過自十年前，H開始真少佇畫室創作，而是行到佻咁到佻，畫到佻，而且毋管是破布、紙片、門扇枋、雞槽仔、餐盤、桌面……，提著

啥物材料就用啥物畫，我共供體做「隨地大小畫」，一寡器重伊的畫商攏總苦瓜面，無啥欲收伊的作品矣。不而過伊完全無所謂，「畫圖就是無畫圖」，伊逐時用這句落款，用指頭仔頓印仔，而且宣稱伊的圖干焦欲送，無欲賣。早前一寡好友開始閃避伊，甚至有人佇後面講伊「扶換」矣。敢按呢？若排除商業性、金錢收入的考量，我顛倒足欽慕伊輕安隨意，自然塗寫的作品。

老羚羊繼續奔跑，欲經過K的畫室的路口矣，誠十年來佇雞牢仔的聚會，心適歡樂的暗暝，一幕一幕浮出來。

十年來，我佻H定期佇這個所在咁酒講藝術，提作品來交流，足濟友志聽著風聲，一個報一個，人愈來愈濟。阮的時間固定佇拜五暗時八點至半暝兩點，所致有人供體做「星期五俱樂部」。

毋過雞牢仔的主人K，一位優秀認真的畫家，竟然騎鐵馬佇木架山摔死。自伊過身以後，雞牢仔就拋荒牽蜘蛛絲矣，H的「隨地大小畫」愈來愈齊勻，也愈來愈捷揣我，可惜我上班較無閒，無法度逐時參伊聚會。

我定定咧想，H的序大人佇關廟是望族，伊的藝術成就也算是無共黃家漏氣，不而過關廟鄉親捌伊藝術的人非常少，講伊是酒性的顛倒不止仔濟。H佇厝內、佇庄內攏是孤單寂寞的，莫怪定定共我講伊佇畫室坐化矣，伊必需要佇口面賴賴趕，親像浪溜噠。不而過伊是正港純真的畫家，「先知佇故鄉是寂寞的」，講著遮我就閣想著這句。

想起雞牢仔的種種，我自然油門放慢落來，先幹入來看覓。

幾若冬無來矣，頭前彼欖仙桃原在發甲纍纍墜墜，窗仔玻璃破一塊，內底烏趨趨，一件漂流木的大作品已經強欲崩去。

以藝術場所來講，這是一個離主流、奢颯的藝術館足遠的所在，毋過，伊的故事講三暝三日嘛講袂了，跼府城跼南方的藝壇，佇遮出入的藝術家誠濟是狡怪人。



佇雞牢仔的聚會，H敢若精神領袖，K親像執行長，阮成立過太子畫會、米粉俱樂部、洋蔥幫，辦過幾若場展覽。南臺灣新風格留落歷史紀錄，已經無繼續運作矣，H逐時講欲帶隊「揮師北上」，毋過攏是虛幻的刀光劍影，就算是講酒話。

雞牢仔是K創作的所在，雖罔暗時有酒攤，伊日時非常認真畫。回想起來，H佇雞牢仔也不時創作，畫佇紙、畫佇壁、畫佇門，有時畫佇K佮我的圖頂面，不過已經杳杳仔以書寫爲主矣。伊的筆法變化萬千，無體就是有體，這陣猶有一寡藏家會提來請教字文內意。我雖罔較熟似伊的筆法，毋過嘛誠濟稍無，窮實我知影H家己嘛看無。

我閣倚倚窗仔門斟酌探看覓，彼座生銼遛蚪的飼料槽親像聖柱，猶閣頂天立地竝（tshāi）甲好勢好勢，聖柱的邊仔有一个門，門頂一塊松梧枋，兩字H寫的「米窟」誠是有神農廟牌匾的氣勢。我目矚展大蕊相後面的壁堵，彼當時，H見若淋酒講著畫壇的代誌就幹幹叫，阮刁工記錄伊喝「幹」的次數，每講一擺畫一畫，一暝落來竟然規百个「正」字。

攏過去事矣，這陣欲聽你喝「幹」已經無機會矣！

老羚羊雄雄咯（khennh）一聲，原來是一隻烏貓跳上座墊仔，誠熟似面，敢會是較早K飼彼隻「古意魚」的後代？我輕輕仔共抱落來，細聲講：「踎遮陪K畫圖，我欲來去H的墓園啦。」

性命紀念園區佇仁德的郊外，愛躑過高架橋跂，窮實這四箍圍仔較早是一大片田園，附近閣有沙崙糞埤場。糞埤地經過大開發會變黃金，一大堆賣袂出去囤壁角的圖，敢有法度翻身變寶貝？畫友四常講著這個議題，梵谷是一个例，毋過全世界有幾個梵谷？過身就會出名？親像K過身規十冬矣，到今嘛是誠稀微，規厝間的作品無人鼻。H呢，猶閣觀察中。

來到墓園倚中晝矣，早起的茫霧已經散盡，大門邊兩欖水黃皮一片開花一片結子，毋知發生啥物代誌。開花就是結子，敢講in也學著H的思考模式。

墓園本底就是仁德的中洲示範公墓，落尾用七分地開發環保自然葬園區。佇遮落葬的方法誠是自然簡單，佇草埔仔頂挖好一个直徑十二公分的淺空，骨頭焮分兩三擺摻塗倒入去，來自塵塗回轉去塵塗。

自然葬是H過身進前交待的，這種方式符合伊瀟灑來去的個性，也參伊的藝術風格誠對同（tui-tâng）。

H上濟提起的畫家林壽宇，近代極簡主義大師，也是提拔伊的貴人。H若提起林大師就會坐正正，而且彼句話頭語「幹」也消失去。

一大片黃綠色、平坦清幽的草埔仔，簡單兩下手就完成隆重的落葬儀式，這是H做人做事俗畫圖的風格，目怪伊會甲意。

後事是小妹對屏東轉來處理的，彼時我無在場，毋過今仔日挂好看著四、五个家屬捧貯（té）骨頭焮的紙篋仔落車排隊行過來，落葬了後法師唸經，前後無超過十五分鐘。

H著癌症是一冬外前農曆過年的代誌，彼時陣伊開始吞物件捋捋（khê-khê），干焦食淡薄仔膏膏水水的，規个人無力兼瘦枝落葉。伊講：「捋捋規氣莫食啦，有食就是無食，幹幹！」，也毋去看醫生。到甲有一工昏倒佇巷仔口，送去病院急救、檢查才知害啦，癌症尾期無醫矣。

療養院佇安南的郊區，誠清幽寂靜的所在。我參牽手做伙去，看伊佇病床出力坐起來的形樣，目屎強欲輾出來。H變做竹片仔人矣，連欲落床也愛用攏的。

「毋通予其他的朋友知影，莫麻煩人。」H按呢交待，不過我心內咧想，伊無愛予這種形樣，落入友志永遠的記持。

伊的病床靠壁，頂頭用鉛筆、蠟筆、簽字筆畫的圖片排甲瀟瀟。誠濟人講H從十冬前就停止創作矣，窮實伊無時無刻無分所在畫無停，連佇



性命的終點佇病床頂也咧畫，不而過伊原在強調：「有畫就是無畫。」

我紮一本百頁的新速寫簿佢圓頭蠟筆來，伊翻開病床頂彼本，叫我拆一張轉去。我選一張穩定恬靜的造形，伊講：「掠準你會選這張，斟酌看，白頭鵠仔飛起來矣。」

孟鳥、白頭鵠仔、栗鳥仔飛行的姿勢無全款，H的心頭不時矛盾拍結。伊捌偷偷仔講心事，少年時欣羨佐佐木小次郎，中年開始崇拜宮本武藏，劍法、筆法、心法，家己到底是佢一路，永遠想無。

對飛行畫面的說法，H講想欲做王歹勢講，只好推予孟鳥，毋過孟鳥嘛是虛幻不可求，白頭鵠仔才是現實中的形樣。伊講，畫圖是天賦人權，栗鳥仔鼻著芳味就飛過來，人看著米勒的「拾穗」目矚就展大蕊。

H論藝術四常無頭無尾對中央插落去，不過定定予人祛著寶，也引起畫家、學者的注目。會記得有一擺，我佇伊畫室的糞掃桶祛著一張字紙，竟然是藝術學院通知聘用兼任副教授的信函。伊講共這張公文提予阿母看，會當證明後生毋是無路用的酒鬼，而是大學都認定的藝術家。毋過伊拒絕交出呈報任用的相關文件。

H幾年來畫圖寫字攏簽「霧派」，誠莫名其妙的名號，有人供體講是霧嘎嘎的霧。朋友閃離離，幾個仔跟綴學習的少年人也散去矣，伊愈來愈孤單，我也彷彿看著三百號大圖頂面的白頭鵠仔，翼股pi-phiak叫飛起去，毋過下面遐栗鳥仔走甲無半隻矣。

我去療養院的第三逝，照H的吩咐紮惟覺老和尚說法的冊予伊，包括見性成佛、隨心法藏、般若心傳等六本，另外買一條手珠，是囡仔的寸尺。

H共我佢in小妹講：「我欲去西天見如來矣，恁攏袂使煩惱也袂使哭，予我恬恬仔走。」

自彼日離別就無閣見面矣，我想你的跛步是嶄然仔自然隨意恬靜，若有若無，宛然畫圖寫字的筆法，也親像你的人生觀。

共兩葩關廟街面買的蝴蝶蘭囡佇草埔仔頂，H落葬的所在已經摻濫佇七分的草埔仔內底，唸一段經文一段我的詩。「詩是用來嚇，蘭花用來食。」H的聲音閣佇耳空邊響起來。

「府城狂人」袂閣哈哈，也袂閣幹幹叫矣，佇這個紀念園區誠是一片和諧，無藝術界的爭名奪利，無相褒嘍呵啞，無互相看輕創治……，是人間的極樂世界。

我佇園區四箍輾轉捩一輾，經過雨傘樹、桃花心木、金斑掖金變葉木、紅蟬花、蒜香藤……，逐攏都色水飽瀆元氣淋漓，in攏參日頭做伙攬抱春天，毋過干焦頭前這攏阿勃勒原在枯枝無葉，猶閣咧聽候五月的黃金雨。我擰頭斟酌看，一个烏仔岫斜斜架佇樹樑中央，雄雄一隻烏仔飛落來。啊，是白頭鵠仔飛來歇佇羚羊角，閣跳上椅墊仔，掠我金金相。

H，遮是你的世界，曠闊的天頂、平坦的草埔仔、一mi一mi的樹葉仔攏是你的畫布呢，H，再會啦！

白頭鵠仔頓一下頭飛向南片天頂去矣，我共油門催落去，滿腹的哀悲做一斗絞滾起來，化做白茫茫的煙霧，霧中有輕輕的聲音：「莫哭……。」